

如蒂羅路  
號  
後昌參號



讀一昨本報月旦先生質疑鍾屈楚之  
上紅角一文初於全福班見之者  
心即存一不可解而不得解之問題  
迨周傳鈞在傳習所演鐘妹時又  
之乃竟大惑不解初遇無公以此  
之云恐係紅鍾屈楚鍾屈楚一紅  
鐘余曾在清人筆記中見之制劇  
魔者初若持此說則在趕路趕廟  
役役五鬼故佩此物則合在冠帶  
夢時何勿去此角追詆張子良良  
傳習所董事始悉鍾屈楚穿半  
之右手理須將袖口翻推向上成  
角狀因恐扎不成形乃特製一角  
角扎上此理較通旁有善識讀者  
鍾屈楚或與張大帝同其別口冒  
殺狗以冒標於其而屬器狗懶  
走狗此說未免近詆謬矣

未世男學生  
小男

席時泰

沙坪時泰藥房  
分設中法藥房

的一角這當兒小說家心華生忽聽得那梳粧台上小美婉嬌已噙噙了五下他心中益發急得要死了暗想內頁日報的一篇篇小說不見日想結束的際這意思較上幾回更難着手咧他一手靠椅着而龐娘推敵意思一般一會兒又索索地不住的寫下去剛寫了半回忽然一個裝點抹的少婦穿着一件淺斜色的夾衣嬌嬌嫋嫋的走出臥室去了生瞧見了兩眉便緊緊的豎着把那支鋼筆很命的丟了開去又深深了口氣只是對着這篇稿紙這眼看得這些黑字却都是我胸中的心心伊這般沒命的替我亂用可知道我瞧亦不易麼唉照伊這般用度恐了偌大的家產也晦息即沒呢更不用說我這個寒酸的小說家了說把頭擺擺在搖椅中不住的滴淚

擁華生寫到這裏就止住着勿寫却把一只手彈着樣的一角一回兒那篇稿紙扯得紛紛碎碎道嘆這篇明明是記前晚的一樁事給伊看又要吃伊的氣了不行不行又早把這幾張碎紙一起推向火中燒去又寫道

▲哀弦

嫣紅盡頭萬綠叢中現出一角紅樓來樓中忽似有人鼓掌韻蘭悲壯不忍卒聽

擁華生才寫到這裏忽的耳中聽着一陣子的哭聲這當兒萬賴俱寂骨聽得很是仔細擁華生知他的夫人又在打那小丫婢珠兒了祇說道死了頭誰叫你這般大意的……接着又是幾下耳括子擁華生聽中老大的不忍起來便把雙手掩住了耳朵輕輕的道我也在給你打子啊恐怕還乖呢必過一個是有形一個是無形罷了

(完)